

阳光灿烂

短篇小说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7.7

阳 光 灿 烂

松江河林业局革委会政治部 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册

书号：10091·639 定价：0.28元

目 录

松涛澎湃.....	隋洪滋(1)
阳光灿烂.....	成三德(18)
小鹰之歌.....	栗章英(31)
小 翠.....	曹红兵(43)
两个主任.....	姚 力(54)
树苗青青.....	隋洪润(68)
闪光的脚印.....	高学礼(82)
修改方案.....	王福鳌(96)
指标问题.....	朱春雨(109)
报捷之前.....	姜铁春(123)



松 涛 澎 湃

隋 洪 滋

风雨交加的早晨

一九六八年夏天 白花花的椴树花一谢，突然下了一场大雨。

大雨冲洗着劲松山上的苍松翠柏。“雨打青松挺”，那一株株直苗苗挺拔耸立的红松、落叶松……伸展着碧绿苍翠的枝叶，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，越发显得苍翠欲滴了。

风雨中，劲松山林场里，有两个人正在往大字报专栏上写大字块。从身后看去，其中一个粗实实的大高个，左手提着一个漆桶，右手握着一把刷子。另一个穿一件米黄色夹胶长雨衣，双手扶着一条大板凳，身量显得很精细。大字块已经写完了，鲜红的油漆，从南到北，一溜十几个大字：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让革命委员会迎着暴风雨诞生”。字写得虽说不十分好，可也算得上笔笔有力。

两人回过头来，这时才看出，原来是一老一少。老人六十来岁年纪，鬓角已经斑白了。此刻，他把雨衣轻轻地给小伙子披上，把个大个子感动地赶紧放下刷子：“秦师傅，看

您——”一阵风袭来，雨衣在两人手中呼呼啦啦直打飘。

“披上！”秦师傅一把按住年轻人的手，用一种不容人犹豫的口吻说：“松涛，你把那惊叹号描大点，这决心可是咱劲松山五百多号人的决心啊！得体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气派！”

“嗯！”松涛深情地望了老人一眼，顺手把雨衣重新给秦师傅披上，挥动刷子，先在漆桶里饱饱地蘸满了油漆，抬手刷刷两下，把个惊叹号描好了。看那架式，就象一只攥紧了的拳头重重地砸在地上。老人满意地连连点着头：“是这个气势，嘿！是得这个气势啊。”

叫松涛的小伙子姓陈，打眼一看，多说也就是二十四、五岁，两道刷子一样的眉毛下，闪烁着一双机灵的眼睛，端端正正的一张四方脸盘，眉宇间不时聚着一团肉疙瘩。人们说这样的人性子急，可老秦师傅却说：“急性子有什么不好，在咱这林业上干，我就厌烦老牛拉破车。”

现在，秦师傅把目光从大字块上转过来，仔细端详着陈松涛那英俊的面庞，心里想：再过五天，也就是七月廿七日，松涛要以群众代表的身份结合进新生的革命委员会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的浪涛，把这个普通的青年工人推到了领导岗位上，作为陈松涛入党介绍人之一的他，心情怎能不激动呢？要知道，松涛是他最后一个徒弟呀！

一个月前，劲松山林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向全场职工发出号召，大战七月份，克服雨季的困难，创造优异成绩迎接场革委会成立。这号召一发出来，真是群情振奋，人人斗志昂扬，苦战了二十三天，就超额完成了七月份的生产任务。

• 2 •

这在建场以来的历史上是少有的，把个筹委会主任乔冠英乐得合不拢嘴。决心在这个月的最后几天里大干一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陈松涛代表岔线队提出在五天内修通三支线，为下个月夺下卧虎岭的红松材做好准备。卧虎岭长了大片红松，都已经超过了成熟期，因此急需伐下来。可是，乔冠英觉得卧虎岭地势险峻，四面是悬崖峭壁，只有一条路可通山下，而且这条路又是岭又是沟，修一条森铁支线很不容易，五天内修通就更没有把握。不如把这个时间用在别的伐区作业上，在成立革委会之前多拿下点木材来，这才是真格的。不过，他又觉得在这个时候不便打击陈松涛的积极性，也就没有反对。后来就去局里汇报革委会筹备情况去了。可是，陈松涛的提议在劲松山的工人中却引起了轰动，人人都说岔线队有气魄，敢想敢干，纷纷支持。岔线队当年的老队长秦师傅，现在退休以后调到沟里看守线路桥梁，他听到这信儿，当夜冒雨赶了九里山路，见到松涛二话没说，使劲往他肩上一撞：“你小子有种，提得好！”要求筹委会批准他参战。岔线队的工人们更是来劲，筹委会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以后，他们连夜进行了讨论，接着就着手准备修路的材料，一直干到很晚才休息。陈松涛和衣躺了一会儿，看天色渐亮，起身拎起漆桶就冲进风雨里。他要把大伙的心情尽快表达出去，这也对全场有个鼓动。谁知老秦师傅这阵也没睡着，他前脚走出门，老秦师傅也拿件雨衣跟了出去。

陈松涛和老秦师傅写完大字块，风雨还没有停歇的意思。秦师傅望着自己的徒弟，乐呵呵地说：“革委会眼看要成立了，人人都像准备办喜事一样，大伙的热情真是高啊！”

“是啊！”陈松涛点了点头，然后抬眼看看满天的风雨，说，“不过，有的人还是不高兴。比方说修三支线的事，一提这事工人们心里都揣着一团火，可有的人口里却含了块冰，从中作梗。”

“你是说老乔？”秦师傅转脸问了一句。

“老乔咱是了解的。虽说他心里不太赞成，可他不是那种人……”陈松涛正说到这儿，只见迎面跑来一个人。从顶风飞奔的身影上，他一眼就看出是张珍珠。她是个青年女工，最近才调到岔线队开绞盘机的。

小张裤角挽到膝盖，穿一双半高腰水靴，呱叽呱叽溅起不少泥水，险些进到松涛身上。张珍珠一见松涛，便焦急地说：“贾喜春把修三支线的材料拉走了。”

“车在哪里？”陈松涛急切地问。

“说是要去一支线。现在可能刚出站。”

陈松涛眉宇间的疙瘩紧皱着，沉思片刻，说：“走，追回来。”说完，便消失在风雨中。

岔路口上

昏糊糊的雨雾中，一辆草绿色的轨道车，非常吃力地拉着两节大平板车皮，沿着铁路线缓缓地从劲松山林场开了出来。车上遮盖修路器材用的帆布帐篷下面蹲着一个人，雨衣的防雨帽半扣在头上，使长满皱纹的脸显得特别扁。车顺着线路一甩弯，他侧过头来，眨巴着一双鼓眼泡一扫，顺手点上了一支烟，当他把一口浓烟狠劲吐出来之后，嘴角上立时现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。此人就是生产调度贾喜春。现在正执行乔

冠英的电话“指示”，把这些准备修三支线用的器材拉到一支线去。

才不久，乔冠英从局里打来了个电话。因为时间太早，几个屋子都没有人，只有值班调度贾喜春在屋，电话就让他接了。乔冠英先问了一下场里几天来的生产情况，接着又打听三支线的准备工作进行到了什么程度。贾喜春早就知道乔冠英不太赞成，趁机说：“老乔，别怨我直说。眼下是啥火候，还动那大本头？修三支线那些困难我不说你也知道，那才叫劳民伤财呢！咱们齐心合力的使把劲，多拿出点木头来向革委会献礼，这才叫响呢！”乔冠英说：“老贾，这些意见你怎么不在筹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讲，那个会我没参加，你也总该说说。”贾喜春说：“哎呀，你那心眼就是太实在。人家陈松涛是造反派头头，那造反派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是冲，连你的话有时他都不听，何况我？咱这些老家伙还是往后边靠靠吧！”乔冠英说：“老贾，这我可得批评你，你那想法可不对头。对松涛我是了解的，他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。只要你一个心眼为生产，该提就得提，他还能说出别的来？”贾喜春眼珠子转了转说：“老乔，这些等你回来咱再细唠扯吧，眼下燃眉之急是线路器材不够用，一支线眼瞅着要停工待料了，怎么办？”乔冠英一听一支线要停，吓了一跳，它要一停可就要影响全场生产了。便说：“这么的吧，你到库里划拉划拉，把所有的材料先给一支线，不够的话，回头再想办法。”贾喜春得了乔冠英这句话，毫不怠慢，也顾不得外面风雨交加，喊了个司机就把轨道车开了出去。

贾喜春正想的得意，车来到岔路口上，突然咯噔一下停

了。由于司机刹车太急，闪了他一个趔趄，他正要冲着司机发火，只见陈松涛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，威风凛凛地站在了面前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但他毕竟是经过大场面的人，立时搭讪着说：“是陈队长呀，这么早就起来啦？真是朝气蓬勃呀！嘻嘻……”

“贾调度，你都睡不着，我还能睡安稳吗？哈哈……”

“刚才想去找你，又怕耽误你睡觉。”贾喜春边说边注意观察着陈松涛的表情，当他那鼓眼泡什么也没发现的时候，便又接着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今天我值夜班，清早老乔就打电话，让我务必把这些器材运到一支线去，我还寻思他早就和你商量好了呢。革命委员会马上就要成立了，大家都想抓紧时间修好线路，好献礼呀！”

“你想的很周到啊。这些器材是为三支线准备的，贾调度你该知道吧？”陈松涛紧盯着贾喜春问。

“嗯，噢，这我知道。”贾喜春闹了个倒憋气，稍顿了一下，软中带硬地说：“你们都是头头，谁说了都算，反正我听谁的都行。”

“现在得听筹委会的，怎么能听某一个人的呢？”

“是！是！”贾喜春狡黠地笑了笑。

“那么，现在就执行筹委会的决定吧！”说完，陈松涛跳上车向司机挥了挥手，命令说：“开三支线！”

轨道车正在起动，贾喜春急了眼：“别，别，我还有点事。”他慌慌张张地说，“你们先走，先走吧。”说完便往车下跳，一下没站稳，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。

“贾调度，你要小心点，别碰破了脑袋！”一个小伙子笑

着喊道。

轨道车冒着风雨向三支线开去了，咯噔咯噔的车轮声，就像敲到了贾喜春的心上，他恨恨地爬起来，捡起甩到一旁的雨衣，瞪着一双鼓眼泡，狠狠地说：“姓陈的，算你小子能耐。碰破头？走着瞧，反正不是我，就是你！”

陈松涛把轨道车送到三支线，卸下线路器材，安排了专人看管，然后就返回了场部。一路走着，一路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心下暗想：“他还要来个先下手为强呢！”他和贾喜春的较量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贾喜春一九六二年曾经犯过错误。那时他在林业设计院工作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撤走了专家，他保管的林业资源设计图纸突然被烧掉了几张，当时定了个责任事故，受到行政处分。他来到劲松山，经常吹嘘自己的一段光荣历史，坐过国民党监狱，在监狱里受过严刑，并且进行过斗争，后来越狱跑了出来。并且拉乔冠英做他的证明，因为那时乔冠英和他一起坐过牢一起越狱的。乔冠英也承认确有此事，因此历次运动也没有追究。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，贾喜春就以“老革命”的身份加入了一派群众组织，他上窜下跳，挑拨离间，专打“横炮”。到两大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的时候，贾喜春忙活的更欢了。他白天在这个组织里加点油，晚上又到那个组织里浇点醋，破坏团结，挑动分裂，被陈松涛领着革命群众当场抓住，好一顿批判。自此表面上才稍微老实了一些。陈松涛把贾喜春的一言一行，都在自己脑海里过了一遍电影，越来越觉得贾喜春不像一个干部样子，离“老革命”更是差得很远。“应该费些力气查查，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？”陈松涛这样想着，

一直走进岔线队办公室。

办公室里，挤了满满一屋子人，有的在写大字报，有的在写大字标语，还有的正在愤怒地讲着什么，只有老秦师傅叼着个烟袋不吱声。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叶子烟味。

张珍珠抬眼见陈松涛进来，忙站起身迎过来说：“松涛，快来给我们看看。你再晚来一步，这一批大字报就贴出去了。”

陈松涛把大字报展开，细细地看起来，只见都是给乔冠英写的。有的写着：乔冠英和筹委会唱对台戏，决没有好下场！还有的写着：乔冠英要对造反派秋后算帐，必须接受批判！还有一张干脆勒令他回场参加批判会。陈松涛看着看着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
张珍珠着急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这些大字报该贴吧？”

“该贴！”陈松涛果敢地说。

“好，咱们马上行动。”张珍珠回身招招手。

“慢着！”陈松涛一摆手。“乔冠英有错误，应该对他帮助。但是，当前我们首先要弄清形势，找准主攻目标！”

满屋子的人顿时停住手脚，静静地等待着陈松涛说下去。“同志们，乔冠英没有参加筹委会扩大会议，他不知道筹委会的决议。问题是知道筹委会决议的人，为什么谎传情报，做这一番手脚？在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的前夕，他这样做又是为的什么？”

“对呀！”角落里有人喊了起来。大家循声看去，只见秦师傅站起身接着说：“这想法对路！一支线并不缺材料，”贾喜春也是知道的。我看，这贾喜春是想借这个事，挑动筹委会内部起矛盾，破坏革委会的成立！”

“这个混蛋！”张珍珠喊起来，“我们差一点上了他的当。咱们给他糊大字报！”

“好！”陈松涛走近桌旁说：“上级指示，革委会成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抓紧清理阶级队伍。让我们先烧起一把火。”说着提起毛笔，饱蘸了浓墨，张珍珠赶紧把大字报纸送上去，陈松涛写下了一行醒目的大字：“持续地猛烈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……”

识 破 诡 计

两天以后。三支线在胜利地修建中。陈松涛领着岔线队的工人们风里来雨里去，连夜奋战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焕发了冲天的干劲，他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斗志昂扬，意气风发。有的人估计光修平沙沟那座小桥也得三天工夫，可是，工人们苦干了一宿就把它修起来了。线路正飞速地向前延伸。

消息传到调度室，只恨得贾喜春牙根都发痒。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他见陈松涛心明眼亮，很得人心，是个苗子，如果让他在劲松山站住了，将来对他很不利。他实指望在修三支线上陈松涛栽个跟斗，成立革委会时进不去，可是眼瞅着他的幻想就要破灭了。前些天，他私运三支线的器材，满想能激起陈松涛和乔冠英的矛盾，可是没想到被陈松涛识破，抓住了他的尾巴点上了一把火，烧得他惊恐不定，坐卧不安。他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消息，说是马上就要开展清理阶级队伍，这消息就像晴天响了一个霹雳，吓得他心惊肉跳。他预感到末日来临了，陈松涛那一双犀利的眼睛早就盯在他身上

了。他就更加急于搞掉陈松涛。他咬牙切齿恶狠狠地想：“姓贾的也不是省油的灯。”

吃过早饭，贾喜春就往小火车站走去。估计这阵乔冠英该从局里回来了，他想先给他捏上点咸盐再说。他正走着，突然见乔冠英背着挎包急匆匆地走来，心中一阵高兴，正要跑上去，忽然见陈松涛斜刺里走出来，便慌忙躲在一棵大树后边。

陈松涛热情地迎上去，拉着乔冠英的手说：“老乔，回来得好快啊！带回了什么指示？”

乔冠英高兴地说：“这回收获不小啊！我向局里详细地汇报了咱们革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，领导很满意。军代表还当着我的面，一个劲地表扬你们在家里干得好啊！”接着又抱歉地说：“场里的情况，军代表也都和我谈了，我那个决定是错误的，回来准备好好地向工人们做做检讨哩！”

贾喜春听着这句话，禁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
陈松涛说：“是应该认真地想一想啊！正好，场里还有很多事情应该坐下来研究一下，有的要马上着手准备了。三支线还有点急事，我去一趟马上就回来，你先到场部，回头咱再细唠。”

“这样吧，我先准备准备，下午咱开个筹委会，一方面，我汇报一下上级的指示，另一方面，研究一下当前的工作。”

“好。我负责下通知。”陈松涛说完就走了。

这时候，贾喜春从树后转出来，迎过去，打过招呼以后，就抢着说：“这事也怪我，光想着创造好成绩迎接革委会成立，工人们一反映说一支线缺材料，就把我急昏了头。”他知道乔冠英对这事不大满意，就假惺惺地揽了个过，抢先解

释了一下。乔冠英当年确实曾和贾喜春一起坐过牢，一起越过狱，就因为这一层关系，见他又认了错，便没再往深里说他，只是说：“这事你本应该搞清楚的。”

贾喜春见这情况，心中一阵高兴，乐颠颠地随乔冠英走进办公室，然后眼珠子一转说：“我也是为场里好啊！陈松涛可是做的太绝了，领着人呼呼啦啦给我贴了那么多大字报，还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！把我当成阶级敌人了。”说着凑到乔冠英脸前，小声说，“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。谁还看不明白，他整我是为的揪你，都说你是我的后台呢！”

乔冠英眉头一皱，忙问：“这是谁说的？”

“还用问谁说的，劲松山的人谁还不知道，说法还多着呢！说你在局里挨了批评，局里要撤你的职，人家陈松涛修通了三支线，为咱场立下汗马功劳，肯定要提升革委会副主任了。陈松涛在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提出修三支线，目的就不纯，为的和你抢功夺权……”

乔冠英没等听完，突然一拍桌子，气愤地说道：“这是谣言！纯粹是谣言！说这话的人是别有用心！”

乔冠英怎能不生气呢！他对陈松涛的心迹最了解了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长白山林海的时候，劲松山林场场长乔冠英思想上受到很大的触动啊！可是，开始他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，年轻的共产党员陈松涛领着群众起来造反，他有抵触情绪。是陈松涛白天领着群众批判他，晚上又和他谈心到深夜。他记得陈松涛常常对他说这样一句话：“群众批判你，是要批掉你头脑中的修正主义毒素，让你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，为无产阶级掌好权！”有一天深夜，他俩刚刚谈完话，乔

冠英还没有休息。突然，山洪暴发了，洪水卷着折断的树干和大量树枝从山上冲下来，冲击着森铁线路的一号桥梁，桥梁随时都有被冲塌的危险。乔冠英和大伙赶到那里时，影影绰绰见桥下一个人站在湍急的山水里，用杆子扒拉被桥桩阻住的树枝，这里黑灯瞎火的，多危险啊！乔冠英着急地喊起来：

“谁？快上来！”只听陈松涛在桥下严厉地喊道：“叫什么，救桥要紧！”乔冠英脸一阵发红，二话没说，也跳进水里。陈松涛一连三次劝他上岸，但他没有走开，一直干到山洪过去。共同的战斗，使他和造反派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。

贾喜春万万没有想到乔冠英会发火，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使他在这一碰了个大钉子，只觉得脑袋一阵阵发痛。他知道再说下去已经没有什么益处了，就借高下驴地说：“这话你要不信，就自己打听打听去。”

这时候，陈松涛一步闯了进来。贾喜春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你们有事，我走了。”陈松涛也没理睬他，对着乔冠英说：“这几天，场里出了不少谣言啊！”说完话就钉住了贾喜春的脚步。乔冠英指着他说：“这不，贾调度也来汇报了。”陈松涛转身盯着贾喜春说：“噢，贾调度真是消息灵通啊！”他话锋突然一转，问道：“贾调度，你对这些谣言是怎么看的？”

“我？哦，别有用心，别有用心。”贾喜春嗑嗑巴巴地说着，转身就溜走了。身后传来陈松涛朗朗笑声。贾喜春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你们等着吧！”

陈松涛把办公室的门掩好，对乔冠英说：“根据群众的揭发，这些谣言都是贾喜春一个人造出来的。”

“是这样？”乔冠英吃惊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另外，群众还揭发了他不少反动言论。这不能不让人怀疑，他当金字招牌的那段‘光荣历史’是不是属实？”

乔冠英慢慢地晃着头，说：“虽说开始不够坚强，可是后来也吃了敌人的苦头，越狱的时候，我是和他一起出来的。”

“问题大概就出在开始。”陈松涛说，“马上派张珍珠她们去调查一下，必须查清他的来龙去脉。”乔冠英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势 不 可 挡

七月二十六日晚上，劲松山林场通往卧虎岭的三支线胜利建成了。上级也批准了劲松山林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。全场职工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。深夜了，人们还在紧张地准备着明天的两件大事：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和三支线的试运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贾喜春悄悄地溜出了林场。他像一条狗一样，沿着墙根爬了一阵，然后四下里撒目，见没有人发觉，便拔腿向密林深处跑去。他磕磕绊绊地摸到三支线平沙沟桥下，掏出手锯锯断了一根桥桩，又简单地伪装了一下，便又偷偷地摸回了林场。一路上，他不知跌了多少跟斗，腿磕瘸了，脸划破了，他也顾不得疼，就像这些东西已经不是他身上的了。直到他回到家里躺在炕上，才觉得浑身火烧火燎地疼痛，禁不住爹一声妈一声地哼唧起来。

第二天清晨四点钟，劲松山林场就沸腾起来了。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街道两旁的墙上，到处贴满了鲜红的大字标语：热烈庆祝劲松山林场革命委员会成立！三支线通车试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！俱乐部、办公楼一些高大的建

筑物上，彩旗招展。一队队腰间扎着红绿彩绸的秧歌队、穿着民族服装的腰鼓队、扮着革命样板戏里各种角色的高跷队，敲着锣鼓吹着喇叭，紧张地演习着。穿着鲜艳整齐服装的红小兵正在排列队形。人人的脸上洋溢着从心底涌现出来的胜利的笑容。

队伍集合了，人们涌向车站，首先举行试运典礼。筹委会主任乔冠英首先在会上讲了话，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，三支线试运总指挥陈松涛跳上主席台，郑重地宣布：“试运开始！首先进行全线大检查！”台上台下爆发出一阵欢呼声。

夹在人群里的贾喜春，心口跳得像敲鼓，脑袋胀得像块木头，还强装了一脸的笑容。一双鼓眼泡不时地向四面张望，他总觉得有人已经监视着他了，说不定在啥时候就要把他揪出来示众。他听到陈松涛宣布大检查，吓得一哆嗦，险些瘫坐在地上。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竖起耳朵，谛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各段线路检查结果。听着听着，他真的笑了。各段线路都报告无故障。他暗自庆幸自己伪装的巧妙，竟然瞒过了检查人员。他眯缝起眼睛，乐得抿嘴乐，得意地想象着将要发生的事情：当列车通过平沙沟桥时，桥桩断裂，车翻人亡，什么乔冠英、陈松涛，统统都见鬼去吧！到那时革委会也不用成立了，陈松涛再也不能老盯着他了，这胜利，那胜利，都到桥底下胜利去吧！贾喜春正做着美梦，突然听到有人说：“贾调度，试运了，上车吧！”他一楞神，抬眼看见陈松涛站在他面前，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，不，你们去吧，你们去吧！”一边说着一边不自觉地往后倒退着。